



云淡风轻碗里人

蔡筱丽/文

春天的故事在时光荏苒里拉下了帷幕，夏天正悄悄地在微风不燥中开启她的历史使命。

5月5日，立夏，当我走到坊下街碗里，再一次被碗里的格调所吸引，那是一个很有沉淀且内涵有点复古的瓷器店，也是一帧很美的风景。

初见碗里店主，也许不觉得她是个如何有吸引力的女子。可是当我见了她的店铺以后，被她家店铺的格调所吸引，便觉得她有一个有趣味的灵魂。和她谈起，她说喜欢旅游，全国各地跑，在某个地方如果看到心怡的瓷器，她就想买下来，然后带过来和朋友们分享，于是开了这家小店。这样既能满足她的购物欲，又能让喜欢瓷器的朋友们在她家淘到心怡的藏品，实现对生活美好的碰撞。

都说：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她就是这样一位女子，静静地坐在坊下街的角落里绽放着，

初夏
桃花采得三春景，
柳絮飞时六月情。
曹景瑜

更与君心两相照，
风雨同舟共此时。
曹景瑜

水心草堂
叶公讲学思经生，
孙连忠

四德东邻守节贞，
嘉源

打开一扇门

萝卜的嫣红

酒香不怕巷子深。确实，我们都是不知不觉被她的谈吐吸引着，被她家店搬到哪里，我们都如蜜蜂闻着花香找来，在店里淘淘喜欢的瓷器藏品或者生活摆件，和她谈一谈旅游所见所闻，生活的每一天都如夏花般灿烂。

记得知道她家店，还是在人民路拆迁之前。那年夏夜，雨淅淅沥沥地下，我撑着油纸伞，在夜灯下的人民路逛逛，在街角的一隅看到了这家店

碗里。很好奇，便进去看看，一下子被琳琅满目的瓷器小件震撼了。那些花纹古朴的瓷器是对休闲文化的演绎，让我忽然对人间烟火有了一种向往。虽然我不善厨艺，但对碗碟、茶具、咖啡杯有一种莫名的喜欢，偶尔淘一点充实家里橱柜。

更何况，进入她家店，会让浮躁的心顿时放松和平静下来。这是一家休闲风格的店铺，从中可以看出店主人的生活风格和人生态度。店里的音乐是很有情怀的蓝调，与街上的雨景相互映衬，

让我一下子爱上了这家店和这位店主小姐姐。和她聊起来，更觉得她内涵丰富，情趣不一般。

风散梨花 是她的网名，她正如一朵带雨的梨花，轻描淡写，云淡风轻地开着自己的小店，冬日能给人温暖，夏日给人以清凉。

今年，她又开了一家店铺 棉絮，那是一家很休闲复古的纯棉古风格服装店，和碗里 相辅相成。大家可以去她家店里走走看看淘淘，生活的小情调在店铺里，在和女主人的聊天里得以诠释。

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小人物，我们都是走在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。愿这家小店无论风雨，都能依然有味道。愿女主人 风散梨花 生如夏花般灿烂，也愿她如茉莉花般清香。

举酒橙花香

龚铮/文

楼下池子里，邻居家的一株小橙子树开了花，白得像雪，几片花瓣张开，娇嫩的花蕊尖端顶着几点浅黄，让人怜爱。它发出轻淡、纤巧、清新的香气，每次经过这株小橙子树，我都不由得驻足深吸它的芬芳。蜜蜂也常来，几只或一群，贪婪地趴在花蕊上，完全不顾我的存在。有时我在阳台上看书，轻风吹过，橙花香悠悠而来，沁人心脾，让人思绪万千。

我对橙子树有着特别的情感。

小时候，村里有几棵大橙子树，枝繁叶茂。暮春时节，花开得烂漫，整个村庄浸在淡香中。我们一群孩子禁不住诱惑，总要伸手摘了半开半合的花朵，吮吸它的甜味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那或许是生活最好的蜜。雨后，时有花瓣悄然落下，枝头便出现幼小的橙子。见了阳光的小橙子开始疯长，两三个星期后便如拇指般大。结得密的果有些不堪挤，或者要将位置让给它的同胞，于是自行脱落，我们小孩子很乐意捡了装在口袋里带回家。

母亲常常将我捡回的橙子分成两类，挑大点的橙子每颗切分为二，装在筛子里晒干，卖给镇上的药材商店。每换得一点儿小钱，我们便雀跃着去买文具、买心仪的小人书，或者在大热天里买上一支糖水冰棍，让凉爽的甜味顺着舌尖慢慢滑进肚里。很小的橙子，母亲则将它们洗净，浸泡在小瓦罐里，等所有的青色褪去，橙子变成灰褐色时，苦味便消失得差不多了。母亲将它们捞出切碎，拌上盐、姜末、辣椒粉、豆豉，放一点点麻油，便成了极好的开胃菜。父亲每天早上下地干活前，喜欢先喝上一小口自酿的谷酒，嚼着一小勺腌橙子就出门了。父亲常说，腌橙子能增强抵抗力，帮助消化，预防感冒。那时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是否科学，但心里想，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咸咸辣辣的吧。

上初中时，校园里有一片橙树林，每棵都高大，冠如屋盖。开花时节，我们喜欢早起去树下晨读。花落如雪花，一地洁白，情思细腻的女孩会拾花瓣夹于书中，再添几句惆怅之辞。我们粗犷的男孩不太懂得怜香惜玉，读书累了，就抓着橙子树稍低矮的虬枝做几个引体向上，震落一片白雪纷纷，惊吓了辛勤采蜜的蜂蝶。

晚自习前，我们有时在橙子树

下翻跟斗，学鲤鱼打挺，有时从树洞里挖牛斗乐，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这片橙树林里悄然度过。临近暑期时，各班分配到摘橙子的任务，农村的男孩子都是爬树好手，即使是长在树尖的橙子，我们也能亲手把它摘下。老师在树下百叮嘱咐注意安全，可是我们东跳西跃，俨然成了树中的 灵猴，早已不听老师的指挥，直到树上的果实收拾殆尽，才带着满脸的喜悦滑下树。老师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啧啧称赞。不得不承认，有时橙子树里的师生情比课堂上的师生情和谐得多。

有一年，父亲在地里种了十来株橙子树苗，期待过几年就能有满树洁白的花，野蜂嗡嗡闹，然后结出硕大的果实。但是父亲缺少技术，树苗稍长大一些，就被虫子咬得千疮百孔，树活得很难撑。又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一两场冰冻之后，多数橙子树还未来得及长到结果的年纪就夭折了。父亲极力保护苟延残喘的一两株，请了村里懂技术的人进行保养，它们终于在磕磕碰碰中长大。自家的树终于开出了雪白的花，结出了星星点点的碧绿嫩果，母亲兴奋得像个孩子。

后来，我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了好几年，在异地打拼。有一天父母辗转来看我，带来一瓶香辣腌橙子，我很诧异。那时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，超市商场里各类物品应有尽有，在大小饭店里品尝过不少美味，可是，我发现自己依然好这口腌橙子，仿佛在每一次香辣的咀嚼中，都能品尝出年少成长的滋味来。吃着吃着，就难免热泪盈眶：似乎昨天，父亲将用稻草搓成的粗绳挂在橙树结实的横枝上，下面绑个小板凳，让我们兄弟和邻家几个孩子轮番荡起高高的秋千；一晃，他已华发满头，添了皱纹缺了牙。

久居城市，无论公园还是办公室，抑或是小区，随处可见各种美丽的花草，让生活充满了色彩。但是，橙子的雪白、朴素、低调，才能真正令我兴奋。宋祁的《山橙花》里写道：漂泊江南春过尽，山橙仿佛慰人心。橙子花是懂人情感的。楼下邻居家小橙子树上的花，正抚慰着一个中年人的思乡念友之心，它让一幅幅温馨的画面重现，让一切过往仿佛就在刚刚发生，那样清晰，历历在目。

我不由得斟上一盏米酒，打开阳台上的窗，迎着轻风，偷学明代诗人顾璘，浅吟 开窗湖水绿，举酒橙花香，品味着生活的美好。

买花记

胡霜/文

人间四月芬芳盛，心情也会随之明媚。我一时兴起，想去花鸟市场逛逛，会会花儿，了解一些花的名字。怀着这一简单纯粹又可实现的小美好，我欢快地向前溪桥方向走去。

走到花鸟市场门口，刚上台阶，就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传来：买花吗？过来看看。抬头一看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。她站在台阶处，似乎专门迎候着顾客，带笑的脸庞诚恳得让人无法拒绝。

她的店铺就在门口处。说是店铺，其实也不完全是，因为我发现这里的店铺基本上都呈开放式，没有独有的门面，不过每个地盘的边界还是分明的，有隔而不隔的感觉。每个店铺的花儿似乎可以相互微笑致意，趁主人不注意时，她们或许还会挤挤眼、扮扮鬼脸，相互逗乐。我不由得被自己孩童式的想象力逗笑了。

小巧的竹编篮子里，盛开着紫色的小花，星星点点，让人犹生怜意。我一看造型雅致、有创意，就喜欢上了，连忙蹲下来温柔地抚弄着篮子，问店主花的名字。店主告诉我这是风铃。风铃？！我惊喜地重复了一遍。脑海中马上呈现这样的画面：春风吹，风铃随风摇摆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回望这盆花，似乎不具备这一 潜质。不过没关系，是我喜欢的颜色就好。店主或许看我有意向，又追加介绍说这是丹麦风铃，我一听，竟傻傻地冒出：从丹麦运过来的？话一出口，就觉得自己的问话略显幼稚可笑。店主笑了，我也笑了，尴尬在笑声中化解。

店主因我是今天第一个顾客，就将这盆紫色风铃以50元的优惠价卖给了我，我接受了她的诚意。从某种程度上，尊重生意人在意的民间规则，或许也隐含着对新一天的美好祝愿吧。

做成了一笔生意，于是，我很自然地在她的店铺里看花询价了。红色的花色，花苞顶着黄色尖头的是 松果，听了这名字，倒觉得越看越像了；又看到一盆五颜六色球状的，酷似乒乓球，问店主花名，果然叫 乒乓球，可把我乐得直笑，欢喜之下，必是 拿下，毫无悬念，我又买了这盆可爱的 乒乓球；蓝色的花瓣中裹着浅黄的，是 绣球，名字颇有古意，如此别致。

转到对面的店铺，看到地上摆放着一堆 多肉。我对 多肉 不太感兴趣，但一盆特别明丽灿烂的花还是吸引了我：白色的花瓣漂亮夺目，花瓣边沿却呈玫红色，玫红深浅不一，似乎是渐变变色，又带些粉紫。我总感觉这盆花昂扬向上，有迎接春天的喜悦之态，看得人受鼓舞。店主报出花的名字 马格丽特，后，我顾不得矜持，放声大笑起来。多洋气的花名呀！好像是外国名著中走出来的年轻时髦的女主人公。冲着这时尚的花名，我买下了 马格丽特。

买来的花，我都先寄放在店主那里，继续往花海深处逛，去遇见更有趣的花事。

逛到一店铺前，我看到一白色瓷盆里长着紫色的花，娇艳绽放。问店主后得知这是蝴蝶兰，再看，花姿真如蝴蝶那样翩翩起舞，花名取其状，很是得体。我不由得驻足多看了几眼，记下花名，列入下回必买名单中。